伴隨青少年成長——牧養手法的再思

黃成榮
陳偉文

一、前言

踏進二十一世紀，世界形勢的變化很大，全球經濟滑落令全世界陷入經濟不景氣，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也難免受到影響。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震撼了整個世界，一幕幕戲劇性的自殺式恐怖襲擊均令人不寒而慄，大大增加個人對外在環境的危機感，對未來的命運更沒有絲毫把握。人生變幻莫測，除了提醒個人要珍惜及尊重生命，對宗教信仰態度要認真之外，個人對世界的動向和全球發展趨勢的省覺，也是我們極須重視的課題。

社會的動盪，無疑減低人對身處環境的安全感，但同時亦增強個人對外間動態的觸覺。教會的領導者應如何面對時代的衝擊，同時又要帶領那被牧養的一群，以正確的態度面對自己和世界呢？青少年是教會一股龐大的動力，他們有著無窮無盡的創意和衝勁。正當他們踏入青少年期時，無數的問號正纏繞在他們腦海之中——尋找自我和掌握人生的發展方向，正是大部分青少年所面對的困難和疑慮。一方面，他們開始踏進學習獨立自主的階段，對身邊的事物感到好奇，期望有自我主宰的機會和能力，但另一方面又不知天高地厚，對外間世界充滿懷疑和不安。再加上社會消費及感性的誘惑，青少年很容易失卻自我，隨波逐流地墮進集體的次文化中。作為關心青少年的教會領袖及牧者，我們應抱甚麼

態度服事他們呢？對二十一世紀香港青少年的需要，我們又掌握和了解多少呢？

二、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香港青年協會最近出版了一份調查報告，名為《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01》，當中發表了一些最新的青少年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價值觀取向在八個範疇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筆者就研究結果，選取了一些具代表性的數據作分析，藉此讓讀者對香港青少年的問題和需要有更多了解。

是項研究主要訪問香港青少年對八個特定範疇的價值取向，當中包括教育、就業、性觀念、家庭、國家及香港發展前景、對特區政府的評價、歸屬感和守法意識等八個方向。以下筆者選取了幾個範疇的調查結果與讀者分享：

在教育方面，表示自己喜歡上學的受訪者佔77.8%，比去年有輕微上升的趨勢。但同時間，認為學校教育對自己有幫助的佔86.5%。表面數字的百分率頗高，但事實上調查結果出現了回落現象（1998年的比率是93.5%；2001年則為86.5%）。這似乎反映出香港青少年人雖然基本上肯定學校教育的價值，但是對學校教育的成效卻漸漸失去信心。

就業方面，青少年對就業的信心指標下降。調查發現，愈來愈少青少年人認同工作滿足感比金錢上的報酬更重要，由1998年的72.4%降至2001年的63%。而對自己的謀生技能有信心的被訪者只有67.2%，比1998年的數字跌了接近八個百分點。青少年的就業信心指數更低，只有31%被訪者同意在香港找工作不難，比起在1998年時所收集的47.5%相差更大。

性觀念方面，青少年基本上趨向開放，但對伴侶忠誠度的要求卻愈趨重要。大約只有三成半左右的受訪者認為婚前性行為是錯誤的觀念，

但可以接受在同一時間多於一位性伴侶的比率，明顯地降低了（1998年的比率是23.4%；2001年則為16%）。這反映出青少年對性觀念日漸開放，對婚前性行為之接受程度日趨提高，已不如從前重視個人貞操。有趣的是，青少年卻重視伴侶的忠誠度，介意伴侶在同一時期多於一個性伴侶。而在家庭方面，受訪者的家庭觀念相當重，認為家庭是最重要的佔八成半以上，而覺得離婚是不應該的有36.8%，比1998年的25.8%有上升的趨勢。

總觀，是項調查反映出香港青少年近幾年來所面對的壓力，以及在心態上的轉變，這是一種負面的變化。這處境不單影響個人對香港社會產生負面情緒，同時亦間接打擊個人自信心。另一方面，香港經濟持續衰退，青少年對工作的期望已不單只著重個人理想的自我實踐，而是比較重視金錢上的報酬。物質主意掛帥，加上生活壓力大增，香港青少年對個人在工作上的要求，漸漸變得較以前低層次了。

三、香港青少年問題

事實上，近年青少年面對不同的壓力，已導致青少年問題愈覺嚴重。根據香港禁毒處所提供的資料，青少年吸食軟性毒物的數字，在過去數年間明顯大幅增加。二十一歲以下被呈報的吸毒人士，由1999年的15.2%增加至2000年的21.9%。而在2001年首三季的數字已達至21.1%。被濫用的藥物裡，以氯胺酮（俗稱K仔）的增幅最為厲害，2000年的吸食人數是1999年的四十九倍。

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數字亦明顯上升。從香港統計年刊2001年的資料可見，經社會福利署轉介的背景調查個案中，二十一歲以下犯輕微罪行之違法者數字，由1999至2000年度的1 150人增加至2000至2001年度的1 699人，增幅高達47.7%。而二十一歲以下犯一般嚴重罪行的，由1999至2000年度的2 543人增加至2000至2001年度的2 803人，增幅達10%。同時期，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顯示，二十一歲以下接受感化

令人士中，犯輕微罪行者即由1999至2000年度的533人，增加至2000至2001年度的669人，增幅為25.5%。犯嚴重罪行方面，2000至2001年度人數有1 627人，比起1999至2000年度的1 166人增幅高達四成。

有學者也指出日益嚴重的童黨問題及學童欺凌現象，使不少家長及從事教育或青年工作的人士擔心不已。從傳媒的報道中，我們看到學童被人嘲笑、恐嚇和以暴力對待的案例(《東方日報》，1999年8月31日；《明報》，1999年2月5日；《星島日報》，2000年10月28日）。1999年，一名女童在學校附近的政府資助屋苑裡，被一群同校的同學於梯間性侵犯，引來傳媒廣泛報道（《明報》，1999年2月14日）。雖然香港社會及校園未至於像美國般經常發生校園槍擊事件，但學童欺凌行為在亞太地區，例如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台灣及香港等地已絕不陌生。據各地的文獻及媒體報道，持續的欺凌已導致學童害怕上學、以暴力報復及自殺等行為（黃成榮，2001；2002，頁53～64）。

四、青少年的現象背後

上述的數字及案例不禁令人發出一個提問，究竟現今青少年身處的這個社會發生了甚麼問題？他們遇上甚麼困難？有甚麼需要？為甚麼社會上出現這些現象？

黃成榮 (1999) 曾指出要進一步了解本地新生代的特點，我們必須回顧過去二十年的社會發展，與青少年成長的關係。於2000年達至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少年，是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出生者。生於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正是在香港富裕環境成長的一群，由於沒有經歷戰亂及經濟困苦，他們普遍被人認為他們不夠克苦耐勞。其實，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都會因著其成長經歷而建立不同的人生觀或價值觀。比方說，在1940至1960年代出生的人，由於所身處的年代，政治及經濟的發展皆不穩定，而且要面對戰亂，生活非常艱苦，這群人也特別珍惜生命。至於在1960至1980年代出生者，雖然他們所身處年代的政治及經濟發展已經比上一

代好得多，不過，他們在成長的階段中，也都經歷過家庭貧困、制水、社會動亂、戒嚴和經濟衰退。凡此種種的經歷，總會鍛練出忍耐及體諒人的心懷，對人生亦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及欣賞。至於近代的青少年（在1980至1990年代出生者），則有不同的特點，他們有其優點與缺點，優點方面，例如：

* 出生於資訊高速公路之起點，對資訊科技的掌握比上一代優勝；
* 國際視野較闊，敏銳西方及東南亞國家的文化；
* 由於營養豐富及家庭環境較穩定，比上一代聰明及有創意；
* 習慣運用圖象表達己見，容易對藝術產生興趣；
* 成長於多元化社會，較易接納新事物。

不過，作為導師的也必須知道這些青少年亦有其未盡善之處，例如：

* 大部分在父母關懷愛護下成長，習慣被服事多於服事他人；
* 在高壓教育制度下成長，重背誦及默寫多於自由發揮，欠批判思考；
* 受大眾傳媒影響，重情感多於理性，屬感性膨脹的一代；
* 習染了即興式及快餐式文化，欠長遠人生目標；
* 熱衷享受、金錢及成就，堅毅強韌度不及上一代。

的確，香港是世界金融貿易中心，資訊科技相當發達。透過互聯網，可即時將無窮無盡的訊息浮現眼前。為了解青少年使用傳媒的習慣，香港電台委託香港大學進行了一項研究，訪問了968名中三及中四學生，發現香港青少年經常使用的媒介依次為電視、報紙、雜誌、電台、漫畫及互聯網。至於內容方面，學生看電視的時間有78%用於看劇集，閱報首選娛樂版；而在六種媒介中，最受歡迎媒介獲最高評分的為

漫畫，他們選擇的漫畫內容多數含有打鬥及暴力成分（《星島日報》，2000年1月13日）。另一項由突破機構進行有關青少年使用ICQ的調查顯示，近五成中學生（N=1409）已使用ICQ為溝通工具，有兩成學生表示在其ICQ名單上有一百個以上的網友。另調查顯示四成學生很少向陌生人透露真正身分，有心理學家擔心學生習慣在ICQ說謊，可能會將問題深化，做出越軌行為（《星島日報》，2000年1月14日）。明顯地，資訊的發達同時帶來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的後遺症，忽略了互相信任和關心的需要。人際關係需要透過互為信任和彼此接納產生出來的，但互聯網上的交友方式，已將這些真諦破壞，帶來人際關係中更深層的疏離感和空虛感，更難鼓勵人面對自我，找到信任，這樣也大大影響青少年的自尊及人際社交的技巧。

根據心理學家博伯 (Michele Borba) (1989) 所提出，自尊感構成元素分別由五個自我概念結合組成：一、安全感——包括對人的信任，亦同時有被肯定和信賴的感覺；二、獨特感——即認識自我的角色和價值，並接受個人的獨特性；三、聯繫感——會感到自己在群體中被接納和被尊重；四、方向感——即對人生充滿目標和方向；五、能力感——有信心處理困難和挑戰，懂得欣賞個人長處和接納自己短處等。自尊感的提升是與此五項概念的建立成直接關係。在青少年成長的環境中，家庭、學校、教會、朋輩等成為他們重要的成長系統。當中，父母的關懷及其角色是最重要的。若然父母能夠給子女適切的慰問和指引，為他們提供安全的環境學習和成長，對青少年的幫助是最大的。至於教會也要擔當領導性的角色，除了在真理上的教導外，應同時與家長攜手合作，協助青少年解決問題，在社會不斷變遷的情況下，教導他們學習如何提高個人的適應能力，在聖經真理的教導下，為個人的價值觀定位，這一點我們將會在下文再詳細討論。

五、青少年與信仰

可幸的是有研究指出青少年與信仰聯繫愈深，偏差行為則愈少。黃成榮及鄭漢光 (2000) 發表了一個當代青少年信仰態度及價值調查結果，研究收回了 1 761 份問卷，樣本來自大、中、小型的堂會的青少年，也涵括相當多宗派。結果顯示被訪者大多數都有高中以上的程度，並有穩定的家庭和教會生活。超過七成的被訪者是在學校內第一次接觸基督教信仰的，其中不少應該是在教會辦的幼稚園及中、小學就讀，足見教會學校的影響力。研究發現，宗教社團活動對青少年成長有正面影響，並可培養出積極的人生價值觀；而在行為方面亦可加強免疫能力，與基督教聯繫愈強及多參與教會青年團契活動者，人生觀就愈正面，而且愈少參與越軌行為。調查顯示這群青少年在參與各項時下文化活動方面，與一般青少年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在基督徒屬靈規條觀念方面，也不是墨守成規的一群，對社會參與價值、社會道德價值都屬於非常正面，而自我價值觀也是傾向正面的。

此外，不論初次或繼續參與教會、成為基督徒，人際的互動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尤其是同輩的影響力。例如青少年經常參與青少年團契或小組聚會（佔 72.7%），在這些團契或小組中，他們經常聽道理，而且在德 (SQ)、智 (IQ)、群 (EQ)、美 (CQ) 各方面都有發展，也常討論各種社會事件。這等活動不單對青少年有正確的教導，更可促進他們之間的支援網絡，發展友誼，在情緒上互相支援。事實上，是次調查發現他們愈參與教會，生活愈是開心。由此可見，教會仍可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問題是如可吸引他們參與聚會及加入教會小組或團契活動。

六、教會青少年事工方向之再思

黃成榮（2000，頁 1 ～ 2）在另一文章中對上述之青少年與信仰研究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指出：

（一）朋輩比宣教同工更具影響力

該研究發現朋輩的影響力在青少年「信主和扎根」的過程中清晰可見。他們較喜歡朋輩的活動，例如「團契」，但對「主日學」的評價則不高。相比牧師、傳道人，他們較喜歡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普遍認為傳道人常將時間用於行政多於關心人的需要。既然傳道人或主日學導師所發揮的力量較朋輩為少，我們便應反省在傳福音及青年事工的事奉上，為何一定要由牧師或成人導師來主導呢？我們可否將青年事工交由青年宣教同工或有靈命根基的青年人自行發展呢？

（二）教會青少年事工要更新

近年教會青年事工成功的例子，似乎都與能否切合青少年成長的需要有關，愈能關心兒童及青少年的現實需要的教會，成功機會愈大。有些教會透過舉辦小六畢業營，進入中小學推行學生團契，又或在教會內舉辦基督少年軍活動等，透過活動滿足兒童及青少年的身心需要的同時，將信仰元素注入活動中。再者，當家長帶領兒童到教會時，我們同時也可推行家長福音工作，引領一家信主。

（三）讓青少年有自己的青年崇拜及青年園地

研究亦有探討被訪者在最近三個月內參加教會聚會或活動的情況。從他們的回答中，除了崇拜及團契外，青少年的參與率都是偏低的。再者，當問及最近三個月內的個人靈修情況時，表示每天都有靈修者只佔17.2%，這顯示當代青少年並不如上一代基督徒般每星期都參與崇拜、經常參加教會舉行的祈禱會或每天都靈修，傳統的崇拜模式或教會活動明顯地沒有時代感，再不切合當代青少年。近年，有堂會已開始舉辦青年崇拜及設立青年聚會點，由於主持及會眾都是青少年，所用的詩歌、形式及分享的主題都可以由青少年自行計劃採用，所以青少年的歸屬感也相應大增。除了青年崇拜外，我們應考慮在教會內設立「青年室」，

讓青少年有自己的布置及隨時可使用的場地和設施，這個做法可以增加他們對教會的歸屬感，也可讓他們多留在教會中，視教會為他們的第二個家。

（四）推行新穎的門徒訓練，讓青少年彼此牧養

彼此牧養的概念已經不是新事物，其背後的理念是牧養工作不一定要受過專業神學訓練的同工才可擔當，平信徒其實都有不同的恩賜和領受，可以發揮牧養他人的功效。彼此牧養亦有另一個功能，就是可減輕牧者或傳道人的工作量，透過彼此牧養達致栽培的作用。牧者或教會長執必須學習下放權力，彼此牧養的概念是尊重「平權」，即每位教友或青年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亦只有在平等關係下，才能實踐彼此牧養。除了平權外，每位信徒都應參與基本的門徒訓練，學習如何採用聖經的教導關心別人。

七、教牧的角色

從上述的討論及研究分析，我們發現大部分當代的青少年都受整個社會的氣候及次文化影響，非常重視自己的成就和利益，卻缺乏了一顆「慈心」，這個情況令筆者想起路加福音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故事清楚告訴我們，雖然祭司和利未人都是社會上有宗教地位及受尊崇的人，可是當遇到一位極需援助的受害者時，卻顯得無動於衷。反而是一名非本族的撒瑪利亞人不怕危險，在一個崎嶇的山谷中甘冒再遇強盜的危險，細心地替受害者療傷，而且陪伴他到旅館休養並代付費用。耶穌認為這名撒瑪利亞人的行動源於「動了慈心」（黃成榮， 2002 ，頁 53 ～ 64）。

無可否認，教會及牧者在抗衡社會整體文化方面一向較為被動，青少年在家庭及學校生活的時間比在教會為多，牧者要發揮其影響力，絕不能單靠每星期一次的祈禱會或團契活動。要培育青少年「慈心」及成

為好撒瑪利亞人，教會及牧者要結合信仰與生活，多舉辦一些探討人生價值及社會行為後果的聚會，讓青少年自己去體驗人生。這些活動包括：

1. 結合活潑的團契生活與人生體驗，每年都定下要關懷的對象，例如戒毒者、露宿者或弱能者等，讓導師、青少年及其朋輩一起去探訪，與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分擔人生壓力和感受。教會也可在假期間舉辦一些外地探訪活動，帶領青少年到一些貧困地方了解世界上很多有需要的人，建立他們的「慈心」。

2. 將辯論及凡事探究的態度注入查經班或主日學中，教牧及導師要以開放的心懷，鼓勵青少年經常從社會事件中作自省或自我思考，這樣有助他們運用基督教信仰的智慧解釋人生的喜與哀，對抗衡潮流文化和不良傳媒的影響，也可產生較持久的免疫力。

3. 教會及牧者應與社區內的學校合作，結合一些基督教社會福利機構及基督徒大學教授的力量，舉辦更多校園活動，例如邊緣牧養的學生小組、家長講座或工作坊，多參與家長會活動，並協助推行全校性的和諧校園活動等。透過這些參與，牧者可以更加深入地認識學生、家長及老師，而且更可幫助學校建立和諧校園文化，培育更多好撒瑪利亞人。

4. 當然，不斷更生基督教神學教育，及教會教導和工作手法也至為重要，因為並不是所有教牧都能適應新時代，提供新穎教導方法和服務。筆者認為，若我們不及早改變沈悶的牧養模式，教會與社會間將會脫節。基督教會必須更緊接社會的步伐，發展更有效的策略，啟發青少年的「慈心」及抗衡潮流文化，才能繼續協助青少年建立「同理心」(empathy)，學懂真心的關懷。

八、總結

青少年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十分受人關注的課題。近期的研究和報告結果均顯示出青少年問題愈趨嚴重。社會的發展和世界的改變，令部分為尋找自我而迷惘的青少年變得更無所適從。伴隨青少年成長的家長、教師和牧者，都分別扮演著不同但又十分重要的角色。面對這時代的種種問題，牧者及教會導師又怎可以處之泰然呢？

了解青少年的需要是我們首要的工作，但作為牧者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發展自己的多元能力及輔導技巧。筆者認為，教會的牧者有如一個正在行駛的火車頭，帶動整列火車前進的方向，惟有能夠與時並進，有敏銳的觀察力，願意開放的胸懷和勇於不斷自我更新的情操，他們才可以明白到當代的青少年文化特色，才能真正體會青少年的需要（鄭之灝，2002，頁67～78）。傳統的牧者一貫以較為高高在上的姿態教導教會內的肢體，雖然這種教導方式已普遍被教會接受，但我們不禁會反問，究竟這是否服事青少年最有效的方式呢？

青少年需要朋輩的認同和接納，同時亦需要成年人的指引和肯定。牧者若果能夠以一個「陪伴者」的身分與青少年相處，相信比以一個權威人士的角色出現來得更合適（張錦棠，2002，頁79～100）。正如在上文提到，若果牧者需要協助青少年面對社會，抗衡文化，並期望自己能發揮影響力，便需要成為他們的同行者，並結合信仰與生活。透過運用社區內其他資源，將社會上可能面對的種種衝擊帶進教會內，與他們坦誠地討論，讓青少年有更多反思和自省的機會。除此以外，牧者更應裝備多元的能力和技巧，才能有效地帶動青少年面向世界。筆者以為，下面的技巧，是今日牧者不可缺少的：

1. 有效的溝通能力，能促進彼此的了解，但溝通能力不等同表達能力，一個懂得表達的人並非一定明白如何溝通。有效的溝通是雙向式的，當中不單包括表達，同時也需要聆聽。成功的聆聽需要擁有願意接

納和關懷對方的情操，這才能聽到對方內心世界的聲音，知道他們的需要。

2. 適當的輔導技巧是重要的一環。青少年將他們的問題帶到牧者面前，相信他們必對牧者有一定的期望，真誠的態度加上熟練的輔導技巧是不可缺少的（愛維萊特，1985）。為要提升個人的輔導技巧，筆者鼓勵牧者可多參與由專業輔導機構舉辦的課程。雖然日常的教會事務已很繁重，但牧者若能抽一點時間進修，而又可幫助自己更有效地輔助他人，這是十分值得的。

3. 客觀的分析和判斷能力是牧者不可忽略的。社會上每天都發生或大或小的事情，牧者需要不斷增強個人的分析能力，並需要以客觀和開放的態度分析事情表面和背後的原因，這才可以得到青少年的認同和尊重，藉此幫助他們分析問題的真偽，協助他們建立正確而中肯的批判態度。

4. 要對社會時事有敏銳的洞察力。香港自九七過渡後，世界的形勢不斷改變。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糾紛，全球化的恐怖襲擊，均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牧者需要有敏銳的洞察力，不要單單注視本港新聞，更需多留意世界動向和經濟發展。對社會時事，應常有足夠的警覺性和危機感，並以客觀的判斷分析世界局勢，這樣教會才能對社會作出適當的回應。

要把青少年導向正途，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能夠作為青少年工作者的一分子是我們的光榮。當見到一張張向我們呼求和招手的面孔，我們更需盡心地忠於神的託負，竭力地牧養他們。

參考資料

Borba, Michele. 1989. *Esteem builders: A K-8 self-esteem curriculum for improving student achievement, behaviour, and school climate*. California: Jalmar Press.

突破資訊及研究組。1998。《本港青少年網上行為》。香港：突破出版社。

香港青年協會。2001。《香港青年趨勢分析二零零一》。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政府統計處。2001。《香港統計年刊》。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愛維萊特著，王海音及成蒂譯。1985。《請聽我說：談心理輔導》。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張錦棠。2002。〈牧者仁心〉。廿一世紀青少年牧養研討會籌委會編。《牧養破迷思：青少年家庭事工的重整》。香港：基督教青少年牧養團契。

鄭之灝。2002。〈蠱惑文化：廿一世紀香港青少年次文化面面觀〉。廿一世紀青少年牧養研討會籌委會編。《牧養破迷思：青少年家庭事工的重整》。香港：基督教青少年牧養團契。

黃成榮。1999。《青少年價值觀及違規行為探索》。香港：三聯書店。

黃成榮。2000。〈如何使青年事工再現朝陽〉。《信息》第227期。

黃成榮。2001。《黃大仙區和諧校園與學童欺凌研究報告》。香港：黃大仙撲滅罪行委員會。

黃成榮。2002。〈香港學童欺凌現象與反省〉。廿一世紀青少年牧養研討會籌委會編。《牧養破迷思：青少年家庭事工的重整》。香港：基督教青少年牧養團契編。

黃成榮、鄭漢光。2000。《當代青年基督徒價值及行為習慣研究》。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